

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

國民政府

我所知道的

军统兴衰

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

黄康永(口述)

朱文楚(整理)



華

六月十一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国民党特工秘档丛书

國民政府

軍事委員會

備早歲參加

抗戰軍興調

膚功比以兼辦

殉緬懷注責

贈陸軍中

生平事

華

我所知道的

軍統興衰

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的回忆

黄康永(口述)

朱文楚(整理)

六月十一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所知道的军统兴衰/黄康永口述;朱文楚整理/采写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5034-1606-8

I. 我… II. ①黄…②朱… III. ①特务组织-史料-中国-民国②黄康永-回忆录 IV. D693.65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2828 号

责任编辑:陈海滨 封面设计:王 莹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印 刷:北京雅龙印刷厂 邮编:102600
装 订:北京雅龙装订厂 邮编:102600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7.875 字数:19 千字
印 数:5000 册
版 次: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1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序

1925—1927年，国共合作兴师北伐，在革命胜利进行的中途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清党事变。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政权，先后组建了自己的情治兼特务系统，一个是由陈果夫、陈立夫掌控的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室（简称“中称”），另一个是以戴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（简称“军统”）。在蒋介石的加意扶植之下，军统得以迅速地发展壮大，它的触角伸入到党、政、军、民多个方面，为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，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实力派，立下了汗马“功劳”，成为黑暗时代的一颗原罪核心，连国民党内正派的军政人员，也对它鄙夷和不屑；同时通过多种文艺作品（包括电影、电视）的衍化，更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。然而，军统作为历史横断面的一个历史名词，一种历史现象，国民党极权统治的国家机器，其肇始、其机构、其成员、其运行、其渗透，还有其发展、兴衰，有否作过历史主义的探究呢？新中国建立迄今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。时代造成今天修志修史良好氛围，研究旧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特殊课题，也摆到日程上来了。中国文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黄康永口述、朱文楚采写的《军统兴衰》一书，正好充实了这一课题。

口述历史（Oral History）我有所闻知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项目，据说在海外和我国台湾史学界开展较早；但在中国大陆，则

2 军统兴衰

还算是一个开展不久的新兴领域。它与“自说自话”的回忆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，口述历史是由采访者（通常是历史学识深厚的文字工作者，或作家，或资深记者）对受访者（历史亲历者、见证人）的口授回忆和原始文字纪录、笔记等，加以收录、甄别、整理、编辑成文，或中篇文章，或长篇书稿，或音像资料，因为态度客观、结构严谨，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同时也有一定的探秘可读性。

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，有些军统的骨干分子，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幡然悔悟，弃暗投明，毅然起义或投诚。例如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、东北站站长的文强，都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，写过许多军统内幕和戴笠其人的文史资料，在报刊发表和编成专著出版，风行一时，使一般读者得以了解军统真相。

这本《军统兴衰》，是当事人口述，采访人笔录，并参照述者的大量笔记、回忆文章原稿，并核对有关史料，进行比较、甄别，然后划章分节立目，编辑成的一本书稿，应该说是一部较规范的口述历史书稿。可以补已出版同类书籍之不足，其史料价值和可读性，是经得起检验的。

本书口述者黄康永先生，晚年长期生活在浙江，我缘慳一面。但与黄康永共享过的沈醉、文强两先生，在北京时相过从，所写有关军统的回忆录，有些是经我之手发表出去的，因而了解到作者写作此类文史作品的心路历程和历史、时代的客观背景。我为这本书的丰富内容和口述者的博闻强记而惊叹，也对于本书采写者朱文楚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。

文楚同志是个有心人，他在黄康永在世的时候，抢救下这批难得的史料，日积月累，编写成书，我是很高兴的。我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协助民革创始人之一王昆仑先生创办《团结报》，以后又滥竽《团结报》总编多年。文楚同志时在民革浙江省委

员会工作，受聘为《团结报》驻浙江记者，勤奋敬业，成绩突出，在地方记者站中被评高级职称。据我所知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他直接受教于词学大师夏承焘、“北大诗孩”孙席珍教授之门，文字功底也很扎实。退休六年来，继续在口述历史方面进行探索，这本书就是他的最新成果，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，索序于余，故略述所知，以当介绍。

王奇

2005年1月6日

目 录

序 王奇 (1)

第一章 复兴社的组成和特务处 (1)

1932年蒋介石“下野”烟幕散去，“十三太保”蓝衣复兴社登场，寄身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维护蒋氏独裁统治的核心工具之一，黄埔“小弟弟”戴笠一跃为特务王。

第二章 特务处阶段 (6)

“十人团”向蒋介石起誓，戴笠纵横捭阖，挤走CC，独揽浙江警官学校；移祸邓文仪，兼并南昌行营调查课。

第三章 军统局扩建阶段 (24)

军统有十分完整、极其严密的组织机构。其内勤、发展到1941—1943年堪称高潮。军统特训班戴笠先后办了大小不一、门类全面的100多个特务训练班，自任班主任。特训班贯穿特务处、军统局、保密局整个蒋家王朝时期。美国海军与中国军统局合作，交换中国大陆气象情报和中美双方获取的日本陆海空军情报，“中美所”举办了10个“特种技术训练班”

2 目 录

及警察、气象等技术训练班，抗战胜利，军统奔走平津沪宁，劫收日伪财产，戴笠飞梭平津沪渝，一头撞上江宁戴山，雷雨中暴尸三日！

第四章 保密局衰落阶段 (170)

在全国舆论压力下，蒋介石偷梁换柱地将军统局一分为五。保密局外勤机构应蒋介石打内战需要而扩张，在各省、战略要地分别设立甲乙丙种站，还设东北、西北、西南三个区和两个办事处，18个交警总队、4个交警旅、8个交警教导总队等的特务武装，在内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。毛人凤在大陆最后一着，策划应变，布置潜伏。

第五章 追随程潜将军湖南起义 (207)

两种命运决战在即，保密局湖南站少将站长黄康永布置应变潜伏，毛人凤派出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中将主任张严佛到长沙，督导湖南站监视程潜。黄康永受命去湘西，以老长官身份策反三个新编土匪师。1949年8月4日，程、陈两将军通电宣布湖南起义，长沙和平解放。黄康永流亡贵阳、昆明，已为毛人凤追捕，在沈醉（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）暗中掩护下，飞去香港……

忘年交记（代后记） (241)

第一章 复兴社的组成和特务处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广大工农群众、学生中爱国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热潮。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和省政府、市政府经常为要求抗日群众所包围。我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，就曾参加过上海各大学学生要求抗日的请愿示威、大罢课，并围攻上海市政府，绝食两昼夜。同年10月底11月初，上海学生和北平等城市的学生汇集到了南京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，要求蒋介石宣布抗日。我被分配在向国民政府请愿的队伍中。初，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等几块“老牌子”出来应付一下，但学生的爱国激情业已高涨，蒋本人也被请愿学生包围在国民政府里，不得脱身。他只好宣布本人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，亲自向学生代表“训话”。当时在军校受训的是八期、九期的学员，他们同情请愿学生的爱国义举，主动将学生代表团邀请来校，并由全体学

员节约一餐中饭，给他们充饥。蒋介石在许多警卫保护下走上讲台，先装腔作势说要抗日，进而威胁说，“你们要抗日嘛，可以集中到指定地方，马上可以发枪！”他说把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，给学生们去军训。你们马上到国防部去报到。这样一来，这一次学生请愿高潮被应付去了。但蒋介石却也尝到了进步力量的滋味，忧心忡忡如何维持他的独裁统治，处心积虑加强他的统治机器。

1931年11月左右，蒋介石约集了一些他最亲信的黄埔学生贺衷寒、康泽、桂永清、萧赞育、周复、滕杰、郑介民、邱开基、戴笠、邓文仪等，在他的官邸开会。蒋说：“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，共产党又捣乱我们，党的传统精神完全丧失了，弄得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，我们的党一点力量都没有了，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！”蒋惯于用刺激和谩骂口气让部下猜测他的心思。这群专于奉承他的学生也很明白校长的脾气。贺衷寒提出“要团结，才有办法。”蒋介石顺势问：“你们怎样才能团结起来？”事情还未弄出个眉目，12月蒋介石迫于内外交困形势，不得不宣布下野了。

蒋虽“下野”，但“怎么能团结”的办法仍在继续筹划，由贺衷寒起草章程，康泽起草纪律条例。蒋介石的“下野”只不过是筹措政治买卖，一番交易后，由汪精卫出来当行政院长，负责政治；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，由蒋介石当委员长，负责军事；再把林森抬出来，做一个国家傀儡，当国府主席。分权表面上缩小了目标，而实际上蒋介石独掌实权，且等待时机成熟，全面独裁。1932年2月，蒋介石出山，当起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

复出后蒋介石要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赶快搞成一个“能团结”的组织。贺衷寒将自己起草的组织章程和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，一并交给蒋介石。蒋接受了。至于组织的名称，大家有一番研究。黄埔一期生酆悌向蒋建议，以国民党青年军人为骨干，组

织“救亡社”。由于面太广，未被采纳。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著有《蓝衣社》一书，他向蒋介石建议，仿效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的褐衫党，国民党可组织“蓝衣社”。刘不是黄埔生，但在何应钦南昌任行营主任时期（1931—1932年）当过机要秘书，能周旋言词，善察颜观色。1932年3月由南昌到南京，蒋介石亲自召见，认为是可用之才，在贺衷寒调任豫鄂皖三省“剿匪总司令部”政训处长后，委刘为军委会政训处长，颇受蒋的器重。但他的“蓝衣社”建议不置可否被搁置起来了。这时，黄埔各期学生贺、邓、滕等人以宣传蒋介石的“力行哲学”为名，联合向蒋建议组织“力行社”，即获蒋批准，1932年1月在南京成立。力行社的主要发起人是：贺衷寒，邓文仪，潘佑强，桂永清，郑介民，葛荣武，梁干乔，萧赞育，滕杰，康泽，杜心如，胡宗南，刘健群——共13人。这就是流传一时的国民党“十三太保”。其实所谓十三太保，系指最初酝酿组织“团结”的一群骨干分子而已，并不止13人。曾有人认为曾扩情、鄧悌、周复、戴笠等也都应在“太保”之列。

力行社是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核心组织。当时由于需要扩大这个组织，就用“中华民族复兴社”之名称，发展对象。复兴社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、无限的、绝对的，蒋介石就是天赋的社长。复兴社下设干事会和监察会。两会之上设一书记。第一任书记是滕杰（1932.3—1933.1）；第二任是贺衷寒（1933.1—1934.8）；第三任是鄧悌（1934.8—1935.10）；第四任是刘健群（1935.10—1937.9，其间1936.8—1937.9由郑介民代理）；第五任是康泽（1937.9—1938.4）。前三任，都称作“书记”，轮到刘和康，蒋介石改称为“书记长”。

干事会设干事31人，后又补干事20人。干事会下设总务处、组织处、军事处、训练处、宣导处和特务处等6个处。总务处长，张辅邦。组织处长，贺衷寒。军事处长，桂永清。训练处

4 军统兴衰

长，梁干乔。宣导处长，康泽。这五个处的处长，先后都由“十三太保”的那批人担任；只有特务处长一职，始终是戴笠一人担任，从未有过更换。监察会则设监察21人，后又补10人，设书记1人。另设书记处、考核处、调查处、纪律处等四个处。

复兴社在各省市设有分社。各分社均设有干事会和监察会。分社之下设有若干社区。除分社之外，还有直属社区和直属小组。复兴社在直属组织之外，还有各种名称的外围组织，如“正谊社”，“忠义救国会”，“青年社”，“少年社”，还有故意混淆名称的力行社。

复兴社的中国文化学会组织的触角无处不伸展，声势很凶。办了自家书店（拔提书店）和许多报纸和刊物如《中国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、《北方日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和《前途月刊》、《中国革命》等，宣传“一个主义，一个领袖”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提倡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天天把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和“礼义廉耻”挂在口上。它在蒋介石政权内部，与二陈、政学系明争暗斗争地盘，短兵相接，剧烈异常。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，在西安事变之后撤销了复兴社，表面上由三青团取而代之，暗地里留下特务处，扩建成了军统局。

复兴社结束有一个标志性时间，就是1938年初夏的在武昌举行的“全国代表大会”。贺衷寒、刘健群、康泽主持会议，国民党中央常委陈诚、陈立夫等到会。会后复兴社向分社发电令，结束活动，办理结束手续。

由于特务处是复兴社留下来的组织，它成了继复兴社后维护蒋介石特务统治的最大机关。但在这个特务组织的性质上，根据军统组织的规律和习惯，由于我在军统局本部担任了五年人事工作，对于军统与复兴社的关系，应该在这里说明白。一般人常将戴笠的军统局与复兴社组织混淆不清，其实这两家是有区别的。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。特务处虽然是复兴社干事会编制

内的组成部分，但蒋介石在批准5个处长后，对特务处长暂时空着，一直到1932年3月下旬，在南京陵园别墅召开会议时，才开口决定，派戴笠任特务处处长，并要郑介民做副处长。戴笠因此当上“钦定”特务处处长。戴只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六期骑兵科读过一阵子的学生，并没有毕业，在一群“黄埔”老大哥的心目中，并不怎么看得起，特别是郑介民，已是中央干事，却要做候补干事戴笠的副手，心里一直不服。由于戴笠一直是受蒋介石直接领导，谁也不敢多言，所以特务处虽然是复兴社的一个部分，但其组织与人事，以及活动，都具有特殊的独立性。它是戴笠为首的单独组织，吸收人员也有其单独的组织手续。后来军统局的人员，有些是复兴社的，还有些是复兴社的重要干部，但不是军统人员都参加过复兴社，仅是以个人身份参加，也是为军统局物色中的，并不通过复兴社。一般说，复兴社是蒋介石御用的以法西斯为衣钵的带有特务性质的秘密组织，但其社员并不人人是职业特务；而军统局则是特务的专门机构。其前身特务处是寄生在复兴社内为蒋介石专门服务的一个特务机关，其全部人员都是终生职业化的特工。我因有所知，作如是说明。

第二章 特务处阶段

第一节 特务处的产生

先讲一讲特务处长戴笠的情况。戴笠不过是黄埔六期骑科肄业生，资历远远不能同复兴社干事会一些干事相比，但他却被列为候补干事，而且做了处长。因为他被蒋介石看中了，而且把特务处这样一个核心机构的实权交给了他。

我所知道的戴笠情况是——

戴笠生于光绪廿三年（1897年）阴历四月廿七日，浙江江山县保安村人。早年丧父，兄弟两人，弟名戴春榜，后做官甘肃省的一个县长，任军统少将专员。戴笠字雨农，号芳洲，小名春风，据说小学时在江山，文章写得很好，被誉为“一枝挺秀”。戴母蓝氏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妇人，勤于操劳家务。1941年我随戴笠东南巡行，到了江山县峡口镇，在戴家见到了她。她待人和蔼，唠唠叨叨诉说戴笠脾

气不好，告诫我们顺着他些，免惹他发火，招来吃亏。这次戴笠回家只给他母亲带去两斤白木耳和两只火腿，倒是我们随从干部凑了份子买了一支人参送她。我们是瞒着戴老板做的，因为他反对部下给他家送礼，十分严厉。戴的元配毛氏，也是江山人，朴实的农家女，听说比戴大2岁。我们没有见到过，听说得了绝症（癌症）死在上海医院里。她为戴笠生了一个儿子，叫戴藏宜，曾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，但未毕业，回家乡后办了一所小学，又做“雨农中学”校长，是军统少将，没有出去做过事，却在家乡依仗父势无恶不作，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剿匪中被逮捕，枪决。

戴笠在发迹前，在家乡读私塾，喜欢赌博，遭人厌弃。我那次随他东南巡行，住在峡口周王庙，听他沾沾自喜吹牌九、骰子做宝什么的，手气特好，每赌必胜，其实早就做了假，掩人耳目而已。18岁那年戴到了杭州，倒是考进了省立第一中学。因为赌博，被一中开除，就投浙军潘国纲师当学兵，又因为夜晚偷出营房去参赌，被开除了。这之后他浪迹宁波、衢县、金华、杭州、上海。戴在上海有一个表亲叫张冠夫，就去投奔他，日夜在



戴笠与他母亲。

交易所、赌场胡混，因此结识戴季陶、陈果夫诸人，并从报上知道蒋介石的活动。他与戴季陶都是浙江同乡，就认戴为同族叔父——其实戴季陶是四川人，原籍湖州，跟江山的戴笠有什么宗亲关系！戴笠巴结人真有门道。在上海他还结识了杜月笙。杜很赏识戴笠。两人拜把，戴称杜为三哥。不过他还是落魄，回到江山。住悦来饭店时遇到自广州返乡奔丧的小学同学毛人凤（两人同岁）。已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的毛人凤极力怂恿他去投考“黄埔”。戴妻毛氏拔金簪以赠，壮其行色。戴笠身边又揣戴季陶的推荐信，得以进黄埔军校六期，不久编入骑兵科训练，这是1926年的事。

没有毕业，北伐战争开始，他就被派到南京去收集一些情报，因为他看准时机，拉住刚要启动的蒋介石的汽车，递上情报，由此得到蒋介石赏识。之后蒋就将戴留在身边做参谋，在入伍生部主任胡靖安手下工作。时隔不久，蒋介石擢升他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，发给他一笔经费，叫他组织一批人，设立密查组，专门从事间谍工作。戴笠便和张炎元、黄雍、周伟龙、马策、郑锡麟、梁干乔、徐亮、胡天秋、王天木等九人开始了正式的特务活动，专门向蒋介石提供各类情况。这就是以后所谓军统“十人团”。所以当复兴社要选定其特务处处长时，蒋介石就亲自出面提出戴笠。但蒋又考虑戴的资历不够，暂先将处长职位空着，待到（1932年）4月，在复兴社开会时，蒋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特务处处长嘛，雨农好了。”这时在座的胡宗南极力附议。有“绝对领袖”的提名，又有“老大哥”胡宗南吹捧，戴笠的特务处处长名分就定下来了。说起胡宗南，当年戴笠在杭州“打流”时，与当小学教师的胡有一面之缘；以后戴很主动与胡订交，乃成知心朋友。胡在复兴社中虽没有负实际责任，但蒋把这个得意黄埔生提为骨干之一，因此为诸“太保”共识，凡有大事，无不征求胡宗南意见。正因为胡宗南同意戴笠做特务处长，所以他

的地位就巩固了。

1932年4月1日，戴笠受命在南京四条巷成立特务处本部（即乙处）；同时又在南京鸡鹅巷53号设立办公室处理机要（即甲室）。戴笠向蒋介石发誓：“抱定一手接受派令，一手提着头颅，成功为敌人所杀，失败为领袖所杀，决心效死，义无反顾！”

戴上是在“十人团”基础上成立特务处的，慢慢羽翼壮大。那十个人以后也有所变迁，如黄雍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，马策去参谋本部二厅，郑锡麟去中央警官学校。以后，马与郑又回到军统，马虽未回，却对我说过，与军统是“自己人”。特务处是戴笠飞黄腾达的起点。

四条巷，一般外勤人员是进不去的，他们都以鸡鹅巷作接头地点。内勤人员进入四条巷也要有出入证，更不用说复兴社的其他成员了。特务处的活动完全听命于蒋介石，所以蒋对特务处的特务，比对其他公务人员更要关心，如当时军事机关都要打折扣拿“国难薪”，少校月薪135元拿80元，中校175元拿100元，上校240元拿120元；而特务处的特务们，则照实支給，伙食完全由公家包干。比一般军政机关相同级别公务员的工资要多拿40%到50%。外勤兼公职的特务，还可以拿双重薪水；不兼职的外勤特务，可以拿到活动费和房费；当组长、站长的，还可以拿到特别费和办公费。这些特务们都是终身职业，铁饭碗，只要



青年时期的戴笠。